

五國紀行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愛倫堡作

根香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二十三之書叢識知界世

五國紀行

作 伍 倫 愛 · 蘇
譯 香 根

版出社識知界世

月一十年〇五九一

五
國
紀
行

世界知識
叢書之三十二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出版

原作者 蘇·愛倫堡

譯者 根香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〇)東堂子胡同四十七號
上海(〇)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總經理 張 季 康

基本定價三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目錄

(一) 比利時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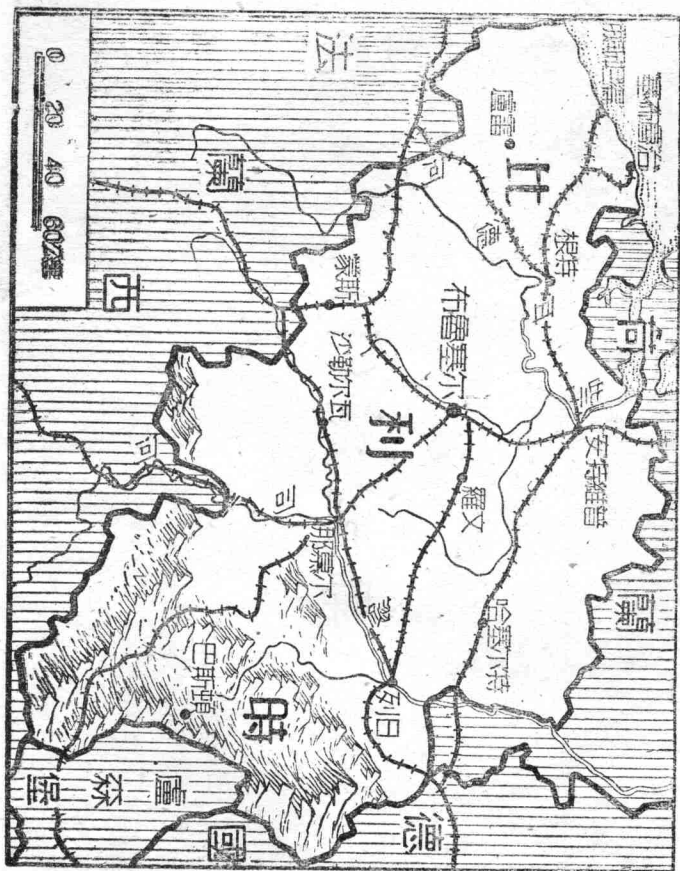
(二) 瑞士 (一五)

(三) 法國 (二七)

(四) 德國 (四五)

(五) 捷克 (五九)

(一) 比利時



每一個剛剛才到比利時的人，一開始都會覺得似乎在這個狹小而擁擠的國家中沒有任何變動，在這裏，每一個『維爾魯克』（註一）的土地都有人耕種；在這裏，電車從一個城市通到另一個城市；在這裏，可以坐在電車裏就穿過國界，像許多年前前一樣，那種實利與空想的，銀行與寺院的，保存着古老的風俗習慣的窮鄉僻壤與那些在布魯塞爾股票市場的台階上高叫着『皇家荷蘭』、『墨西哥鷹』、『里奧丁多』、『卡坦加』（註二）的全世界野心家們完全現代化的投機混合，是會叫每一個遊客驚異的。布魯塞爾的中央大道極力要向百老匯『東施效顰』；那些宣傳武俠影片，原盅燉品，當然，更短不了『可口可樂』的霓虹燈字母，叫行人目爲之眩；而離開這中央大道只有五分鐘距離的地方——那些窄狹的、中世紀式的小街却顯得死氣沉沉，在這些窄狹的街道上來往的只是少數幾個戴着頭巾的老太婆。許多的美國汽車，可是這裏也還有一條挺胸的狗拖着送牛奶者的手車。像從前一樣，在佛蘭德里的一些小城市中，那些苦於無事可做的長舌婦在深閨裏藉着一種特殊鏡子的幫助觀看街上的情形，而那些因功得賞的書記和退休的郵工們呢，則正悠閑地抽着磁烟斗，一面在聽着市內鐘樓的鐘聲怎樣在對着那慢慢地走來的時間唱出歌頌。是的，最初一眼看起來，似乎比利時還是比利時，似乎世界上既沒有比尼盧克斯（註三），

（一）『維爾魯克』，是長度單位；每一維爾魯克約合四·四四五公尺——譯者

（二）這些都是各種股票名稱——譯者

（三）比尼盧克斯——即比、荷、盧三國之合稱——譯者

也沒有爲從前在朝現在在野的那位斯巴克先生所大肆宣傳的『歐洲國家集體』，似乎任何人也干涉不了經紀人去哄抬『里奧——丁多』的股票，而市政廳大廈的鐘聲也還是盡情地響到世界的盡頭。不過，這全是錯覺：比利時是在惶恐不安地生活着，甚至它的夢，佛蘭德里那些古老城市的夢，波里納日那些被薰得烏黑的小村莊的夢，以及熙熙攘攘的布魯塞爾的夢，都是充滿着可怕的景象的。

幾年之前，布魯塞爾的那些百貨商店就以它們的大量物品使巴黎人吃驚。而現在，比利時法郎更是把眼睛放在頭頂上來看它的伙計了。一些事業家都興高采烈地覺得比利時是特殊地得到了『山姆叔叔』的好處。這當然並不是由於美國人對於古老的布魯日的羅曼蒂克和梅特林克的詩有所偏愛；要理會華盛頓的好意的本質，最好去到離布魯塞爾不遠的剛果博物館去參觀一下。

參觀一次這個博物館，就等於上了一課，在一些優美的黑人彫刻旁邊，可以看到一些出自拙劣的白人工匠之手的黑人頭顱，附有說明文字：『畸形的土人頭骨』。一些科學院院士們的大作，都是異口同聲地頌揚殖民主義者的『恩惠』，而一些玻璃櫥中放的是各個最富饒地區的天賦：黃金、銅、錫、象牙、樹膠。神話般的非洲很好地餵養着布魯塞爾的上百來個的寄生蟲。我且舉出其中之一——那便是外交部一位大員佛蘭斯·里曼斯先生，基羅——摩托金鑽，便是屬於他的。這儼然是比比利時還要大上兩倍的國家，在那裏，佛蘭斯·里曼斯先生的走狗們正用鞭子鞭撻着八萬五千個老實的臣僕。

當你逛着這個博物館的每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的時候，隨時都可看到一種不會展覽出來的東西——奴隸們的血。黃金和樹膠已經成了奴隸主們未來訴訟中的物證。

在那些展覽品中，有一件不大引人注目的東西，一塊黑黝黝的礦物，下面註着：『卡坦加辛可洛勃維薩，鈾。』這就是美國人所以愛好比利時的最好的說明，……

一幕以柯仁斯教授爲首的比利時科學家正努力於如何把原子能利用到和平建設的問題。但是比利時的科學家對於比利時政府能把它的鈾加以利用的期望是落空了，鈾彷彿認得路似的擁向了美國；但是鈾的命運，並不是爲了造福比利時勞動者們的學術研究，而是爲了製造殺人的武器啊！

不久之前，凡是有鈾的地方，都歸了比利時和英國的資本家之手。『上卡坦加』股份公司的頭子是『比利時總公司』銀行團團長布列斯先生。除了剛果的一些礦山之外，在這位到處都有着財產的布列斯先生手裏還握有蒙索的煤礦和布魯塞爾的電車，航運公司和哥波根地方一些冶金工廠，以及瑪里葉蒙地方一些玻璃製造工廠和幾家保險公司。布列斯先生是從那位和『上卡坦加』股份公司有聯帶關係的『坦卡尼加』商行經理，英國人海里·霍奇遜先生那裏分享着利潤。美國人是被賦予了專利購買鈾礦。在一九四八年，『上卡坦加』的紅利竟超過了十億比利時法郎。此外，還必須補充說明的，就是在這些礦山裏做工的有一萬六千個黑人，他們每人每天只能掙六個法郎——等於美國錢一毛二分。

然而，美國人還不以賦予了他們這樣的獨佔爲滿足，他們更決定要佔有所有的鑛山。談判本是秘密進行的，但是，不知怎的這個協定被倫敦的『工人日報』知道了，因而會使一些金融家大爲震動。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原來是海里·霍奇遜先生把『坦卡尼加』的股票一百六十萬股賣給了美國人。那個買下股票的托辣斯乾脆便叫做『A B集團』（註四）；爲首的便是美國的大銀行家：蘭德堡和台爾曼。『山姆叔叔』是有理由來愛比利時的，但是這位洋大人的怒惱和親善究竟是那一項更壞些，那可就難說了……

比利時的社會黨都愛談高度的生活標準，沒有話說，和法國工人比起來，似乎比利時的工人是蒙受了恩惠。但是在表面的恩惠之下却暗藏着多少痛苦啊！那慕爾是一個有着古堡和寬大河流的風景幽美的城市，有好多招貼都請遊客們到那邊去。那裏，在河邊有着些古老的街道，對於遊客，它們是風景畫，而對於它的居民們呢，便是可怕的了：那些在城內的房子是以其華美而自傲的，可是一把它們和那些帶有種種引人入勝的別有洞天的名勝之區比起來，它們更可以完全正確地被喚着貧民窟了。屋頂都是穿通的，屋子是黑暗的，污水淋漓。而這些房子究竟是屬於什麼人的呢？它們的主人是住在另外一些地方，那裏雖然是『風景較差』，可是生活却『舒適』得多了。那些房主們，把這些貧民窟租給窮人們——一些在德國集中營裏損失了體力的失業而殘廢的人們。一間破房每月還得付出一百五十至三百法郎的租金。而喜歡這些窄狹陰暗的街上的風景的遊

（四）A B集團：A—B代表美—英每頭一字母，意即美—英集團。

客，是不知道這種異國情調究竟得花上多少眼淚。

比利時和『山姆叔叔』發生關係之後，不久便產下一個嬰兒——失業。根據官方統計，在本年一月中，比利時的失業人數就有三十萬零八千九百六十八人——就是說超過了勞動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馬歇爾計劃』破壞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制度。這個計劃，實在是很難稱之為『計劃』：它是由許多陰謀詭計、海盜和歐洲一小撮嘍囉們的饒涎、無數人的朝衣百結、以及隨着一些小便宜之後的大騷動加在一起組織而成的。別的國家對於比利時的貨物都是閉門不納；而比利時國內市場呢，也被那些美國的、德國的、甚至是日本的貨物所充斥。

無論齊蘭德先生在『山姆叔叔』面前是怎樣的附首貼耳，他還是有着一個可怕的敵人——阿登納先生。比利時對於美國人只是一條戰爭的道路，而西德對於美國人才是戰爭本身，它的兵工廠，它的兵營。這樣，就無怪當美國人和德國資本家談判的時候，對於小小的比利時的利益考慮得極少極少了。『凡隆尼亞經濟研究會』特別指出在製造機器部門中，德國的出品也快要比利時的出品排擠出去了——因為西德的工資要比比利時低百分之四十五。德國『新奧斯堡棉織工廠』的棉織品充滿了比利時的各百貨商店，因之紡織工業的危機也就與日俱增。

一部份失業工人被拉去築路。按照預算，本年度在築路工程上的支出，要達到三十萬萬法郎之多。這些新築的道路我也都看見了，還有幾條我還坐車在上面走過。這些路修的真好，甚至可以說是太好了，因此倒不免引起了人們某些懷疑：這些用三合土築成的非常寬敞的道路，未必完

全爲遊客們而建造；在它們上面就是重坦克車隊也可以很容易地通過。更何況這些非常寬敞和非常結實的道路又正好把北海的一些港口和西德聯結起來呢？一般的比利時人知道在從前這些道路是很壞的，而一些報紙就向他們解釋說這些汽車路將招來大批的遊客，於是根特地方的一些帳房先生和阿爾頓的農場主人們便也就不再懷疑這些大道究竟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般比利時人都不願去好好想一下爲什麼要修這些新飛機場。我曾經到過了海濱；海濱區的土地是以多草而出名，這是比利時最好的牧場。這裏的土地要比阿爾頓地方的土地貴上十倍。然而那些在戰時建造起來的大飛機場不但沒有平復，却反而擴張到和平的草原上去了。一般的比利時人都偏不願去想這件事，他們還是像在一九三八年一樣，用『一切都好』這個說法以安慰自己。但是在他們的內心裏却隱藏着一種不安；這種不安是在反對里奧波特王朝復辟（註五）的猛烈的鬥爭中表現了出來。不僅只是波里納日的鑛工和一些鍛冶工人們表示反對里奧波特，和他們一致行動的還有布魯塞爾、列日、沙勒爾瓦、那慕爾等地的知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自然，在爭議什麼人應該坐王位這一點上，王朝家庭的內部便有了許多的爭執，而英國人與美國人，也都搶着要做這個王朝的保護人，此外，還有佛蘭德人和凡隆人的民族主義。可是一般的比利時人一面喊着反對王朝，一面又非常担心戰爭的危險——因爲里奧波特是和法西斯佔領者『合作』的，

（五）里奧波特第三，是比利時的廢王。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國侵入比利時，他投降了納粹，一九四四年比國解放，他又逃往德國——譯者

現在他正一心想和西德結爲同盟，——這正是一個未來戰爭道路上的理想的結合器。

曉得了這種隱藏在人民內心的不安，社會黨人便進行了反對里奧波特的鼓動；其中尤以斯巴克先生表演得更爲出色。我總算把這位担任着人民保護者的任務、肥頭大耳的國會議員認識清楚了。這是五月一號的事情。北火車站所在地的市長，一位王朝的擁護者，阻止社會黨人到他管轄之下的廣場上遊行示威。於是封鎖了車站，安置了鐵絲網，動員了大批的憲兵。而社會黨人呢，則宣稱無論如何也還是要到車站去。斯巴克先生走在隊伍的前頭。在走到第一批憲兵跟前的時候，他爬上了他手下人的肩頭，手裏拿着鮮紅的玫瑰花來大聲地叫着『我們要走過去！我們要走過去！』可是，鐵絲網並沒有拉開，憲兵也沒有讓路。而斯巴克先生呢，當時也就從他手下人的肩頭跳下來，不知羞地往回頭走了。這一幕滑稽的插曲，便是社會黨人的行爲的極好的說明：他們爲什麼要那樣激烈地反對里奧波特復辟呢？原來是爲了一個月之後好進行秘密談判。

比利時——不像法國，這個歐洲的十字路口，正在掃除着荒蕪的邊地。這裏，迷信的僧侶依然統治着農民，這裏大部份工人階級還沒有看透右派社會黨人的本質。這裏，依然落後의思想和風氣在統治着。我面前就有一本列日高等法院所出的小冊子，作者是總檢查官捷爾瓦德先生。他的大作是證明婦女不能當法官。我不妨引證他一段原文：『提倡婦女平等，這簡直就是生殖率的減低。訴訟手續，是一種自古以來就有的鬥爭，處理這種鬥爭，一向就是男人的事而與女人毫不相干。從婦女們愛好摩登這一點看來，便可以充份地證明，女性只懂得熱情而不曉得什麼是批判能

力。如果把婦女們也安置到法院裏去和法官們混攪在一起，便一定會燃起熱情因而發生嚴重的事故來。』像這樣的謬論居然還能獲得官方正式刊行，這就可以說明若干的僧侶殘餘無形中就幫了美國人不少的忙了。

但是，人們已經開始問自己了：假使所謂『冷戰』也者一旦變成真正的戰爭，他們將會得到一個什麼結果？每一個人心裏都是雪亮的：在戰爭中，過道是個最不愉快的地方，而比利時就是註定了必然要擔任這個角色。一個人煙稠密的國家是特別經不起原子武器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前比利時上議院主席安里·勞倫在紐約發表的演說裏看得很清楚；他宣稱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可能成為協調的基礎。當他同我談話的時候，他坦白的承認：『當我相信只有美國享有原子武器獨佔的時候，我本人會是個原子彈擁護者，可是現在，既是知道了所謂「原子武器的獨佔」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我也就把原子彈認為是不道德和無人性的了。』在這裏我不打算對安里·勞倫先生的道德和人性的高論有所詳談，不過，假使像安里·勞倫先生這樣的人現在也傾向了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那末，關於比利時的一般的誠實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久之前，新聞界對於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都緘口不言。一些銷路很大的報紙每天都刊登着『赤色危險』的無稽之談；這些報紙想叫一般的比利時人都相信使他們破產的不是奧格斯堡的工廠老闆，而是丹波夫的農業專家；使他們受威脅的不是美國飛機場，而是蘇聯的學校。但是人們對這些話開始是加以深思，繼而則大為懷疑。我曾在布魯塞爾、安特維普、列日等地廣大羣衆

面前作過關於文化與和平的報告。我看見了千千万萬的人都對於新戰爭的準備表示憤怒：文學工作者和家庭主婦，皇家圖書館館長和天主教徒、律師，比利時的優秀作家——佛蘭斯·愛倫斯，傑出的畫家——涅爾邁克，以及學生和碼頭工人。

政府當局竭力干涉和平運動，大大小小的執政者不僅表現出同樣的瘋狂，而且也同樣表現了他們的愚蠢。當我在列日作過報告之後，那些愛好人家給他簽名的人便把我包圍了起來，我在好幾百本簽名冊上簽了名，而一些沒有帶簽名冊的人呢，便塞過來一些名片、小塊紙頭、入場券，要我在上面簽名。忽然，有一個身材高大的愛好收集簽名的人，擠開一羣女孩子衝到了我的面前，也同樣伸着手拿着一張名片，我幾乎就要在他的名片簽名了，可是那位假裝的愛好簽名者却即時大聲咆哮道：『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他給我看了他的秘密證明文件：原來是一個政治保安警察，他決定要來檢舉我這個胆敢在音樂廳的大庭廣眾之前公開宣稱和平要比戰爭為好的『煽動者』的行爲。有一位布魯塞爾的大學校長請我去向同學們談談蘇維埃文學。我告訴他我的入境簽證已經到期，只要能使我的入境簽證延期一天，我就能踐行這個請求。一個在政治上沒有什麼色彩的人總相信現存機構都是對的，所以那位校長就回答我說這個很容易辦到。果然，負責部門倒同意了把入境簽證延長一天，可是，國務總理齊蘭德先生却出面干涉這件事情了。他們告訴我必須離境。於是同學們便羣起反對這個決定，是的，齊蘭德先生的一舉一動是要比十次的文學報告還更能使人信服得多的。

我親眼看見了安特維普碼頭工人的突然爆發的令人感奮的大罷工，他們除了要求提高工資以外，還堅決表示不替開入港口的美國船隻搬卸武器。於是美國船隻只好偷偷地開進那個很小的港口——賽布魯治，在那裏才卸下一部武器。看，那些野心勃勃的想統治全世界的大人先生們，其行爲結果竟不得不像那些最下流的『走私者』！

安特維普地方的罷工特別劇烈，因爲碼頭工人有三分之一是失業的。但是無論社會黨人如何努力，還是找不出一個『黃色份子』來。該省的省長，社會黨人，迭克萊先生對於鎮壓碼頭工人是最熱心不過的：他派出一個憲兵隊來對付碼頭工人，逮捕了半數的罷工委員會主持人，逮捕了國會議員，碼頭工人佛蘭斯·布蘭頓，但是罷工並沒有中止。布蘭頓宣佈了絕食以抗議非法的逮捕。五月一號那天，有無數示威遊行的人衝向了監獄。我和布蘭頓（碼頭工人都喊他做『我們的佛蘭斯』）見面的那天，正好他剛剛才恢復自由。他是一個身材細長的佛蘭德人，生着一對熱情而堅定的眼睛，『裝載美國軍火的船隻，不准開進我們的港口！』我是目睹了碼頭工人們如何聽從他的話……

如果說，比利時在美帝國主者看來是一條道路的話，那末，它在比利時人的心目中——則是親愛的家園。這個國家想在小小的土地面積上來取得養活八百萬人口的糧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好久以來，比利時就是一個展開血戰的十字路口。人們把養蜂園毀壞了，而偉大的愛好勞動的人們再從新把它修建起來。這個民族有着優美的文學，假使一般的比利時人現在一定要以『讀

『著文摘』爲滿足的話，而我們倒要苦念並懷往着烏倫斯比格和維爾哈倫的熱情的動人的詩了。此外，像那些天才畫家——從凡·艾克、梅姆林格、布列格、包斯赫、魯賓斯，一直到那位逝世不久的耆宿，令人驚佩的恩索爾，不也應該都提一提嗎？那些美術品、博物院、古老的城市、熱熱鬧鬧的學校都不是爲了戰爭的；佛蘭德的那些肥沃的田地和波里納日的石炭也不是爲了戰爭的。比利時人已有多次表現出他們是善於保衛自由與名譽了。美國人對他們真是枉費了心機——這個『過道』絕不是那麼輕易可以通過的。廢墟和瓦礫還依然歷歷在目，而那些因反對侵略強盜而犧牲的比利時人的坟墓也都還沒有被人忘掉。夏爾·柯斯特有一句極好的話：『克拉斯地方的灰燼，在叩擊我的心靈』。現在那些勇敢的遊擊戰士和無辜的孩子們的灰燼，也正在叩擊着比利時人的心靈。讓那些外國的兇惡之徒記住這一點吧！光只修了這麼一條平坦的過道，還是不夠的，還得有通過它的可能才行。在比利時不僅只有着齊蘭德和斯巴克先生，也還有着它的人民啊……